

中医药文献研究论丛



序 言

有关中医药学术的继承、整理、弘扬和发展,当前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书作为一部学术丛编,共收载二百余篇论著,其中主要是中医药学者、专家为参加“首届海峡两岸中医药文献、医古文及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所撰写的论文,并包括日本国汉方医学专家为会议所写的几篇学术专论。综览全书,此次学术研讨会是近若干年国内召开的中医药学术会议中属于医药文化气氛较为浓郁的一次学术会议。就此书内容而言,大要分之为“中医药文献研究”、“医古文教学及研究”、“中医药文化研究”和“医家、医论、医术及其他”四个方面。这些学术内涵,在过去举办的学术交流会所刊印的论文汇编,难以作较为集中地汇选或纂辑。此编通过全国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医药文献和医古文专家以及主办单位学术部门的辛勤劳动,使该书得以较快地面世。

全书突出中医学术研究,涉及科研、教学、临床多学科专题,故对各个专业、不同层次的中医药工作者,均有借鉴、参考价值。

多年来,“振兴中医”成为中医药界广大人士的共同心声,振兴的关键在于中医药学术。而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全方位、高标准地将学术与临床密切结合,提高对临床各科多种病证的治疗效验。中国传统医学作为是世界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对若干邻国具有深广的影响,近数十年其影响面渐次扩展,已受到许多国家学者、专家的关注。我国中医药学术临床工作者,应顺应新的形势为中医药学或中西医结合的对外交流,作出新的规划和部署。而从学术的角度,则宜高瞻远瞩,以认真负责的科学心态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对中医药学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研究,力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矢志弘扬中医学术临床中的精粹内涵,更好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保健医疗服务。并在某些学术临床领域,注意中医药学和西方医学之间的取长补短和科学融汇,以及运用科学的思路与方法,对中医药学进行深入的研究与验证,使之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辉。

余瀛莹

1996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中医药文献研究

黑城出土的两种《孙真人千金方》残书	马继兴(1)
《黄帝内经》及其历代编注、研究类著作简介	余瀛瑩(9)
《太素》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钱超尘(14)
略论《医心方》的书目文献价值	高文铸(26)
《脉经·诊百病死生诀篇》研究	陈钦铭(33)
关于幻云引用的《东垣十书》	真柳诚(47)
《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寸口诊	藤山和子(49)
伤寒初期的外治法	冈田研吉(56)
日本江户时代刺络家们的业绩	岛田隆司(59)
《素问》全元起本三考	段逸山(66)
《山海经》与中医病症名称	方文辉(71)
简论古代非目录书中的医学著作	许敬生(74)
校勘整理《千金方》难点解析	李景荣(76)
《张仲景方》图经本释例	郭君双(78)
明代医家刘璞及其《医学集要》	刘道清(82)
《圣济总录》版本流传及考证	赵法新(85)
《素问》衍误脱倒举例	郭洪耀(86)
走方医秘籍考	郑金生(88)
浅谈“新安医学”的特色	项长生 汪幼一 程运文(91)
敦煌医方疑难字词考	沈澍农(95)
关于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失误的初步考察	黄龙祥(97)
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现状与展望	呼素华(102)
《黄帝内经太素》经注佚文考录	王玉兴(106)
丹波氏《扁鹊仓公传汇考》评介	郭秀梅(111)
马莒著述研究	王铁策 张建伟(116)
张子和著作考	董尚朴 李慧敏(120)
《伤寒论》文献研究	李铁君(123)
论文献散亡与医书辑佚对策	包来发(127)
中医文献同书异名析因	张如青(129)
试论《云笈七签》的学术、文献及方法论价值	蒋力生(132)
近代《伤寒论》研究的发展	刘晖楦(134)
浅谈赵学敏对《本草纲目》的评议	张瑞贤(137)
45年来脏象学说 2537 篇文献的分析与评述	潘文奎 熊 韬(140)
从徐大椿看清代考据学对医学的影响	马燕冬(143)
林亿对《素问》校勘的特点及学术价值	高 洁(146)
《素问》新校正校勘条例述要	杨爱臣(149)
徐注《标幽赋》刍议	吴敏怡(154)
《烟草谱》及烟草的医药科学价值	刘艳骄 李 茵(157)

论医案文献数据库系统的现代研究·····	任 何	胡秋生(159)
清代名医赵晴初与《存存斋医话稿》·····		吕志连(161)
民国中医药著作出版述略·····	胡晓峰	袁桂京(164)
拓宽中医药图书的海外市场·····		俞鼎芬(165)
关于“药膳”一词的考证·····		党 毅(168)
简论《石药尔雅》·····		崔锡章(171)
《黄帝内经》与《老子道德经》·····	崔仲平	崔 为(174)
杨上善奉敕撰注《太素》考·····		徐春波(176)
马王堆医书对心身医学的贡献·····	蔡铁如	肖森林(180)
“运气七篇”形成年代商榷·····		刘力红(182)
《伤寒明理论》义理校勘举隅·····		施家珍(183)
《本草从新》药物“落得打”名实考证·····	张 敏	蔡建伟(185)
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管窥·····		吴建华(187)
《内经》“发热”辨析·····		王 滨(188)
明代御医王璵考·····		徐 煮(189)
汪石山《针灸问对》学术思想试析·····		刘人悦(191)
新安医家程玠与《松崖医经》·····	徐子杭	洪 军(192)
《五十二病方·牡痔》补脱、释义之浅见·····		祝立明(192)
浅议《伤寒论》辛开苦降法·····	温长路	温武兵(194)
《新修本草》版本嬗递考察·····	张林茂 刘贵生	张曙霞(197)
“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新考·····		陈秘水(198)
《石室秘录》从肾论治举例·····		刘俊忠(199)
李时珍史传的拾遗与考疑·····	王 娅	丁桂珍(200)
《金匱要略》对男科学的贡献·····		李晓峰(202)
《素问》“四支者,诸阳之本也”浅析·····		杨 湖(203)
信息处理技术对中医药文献研究的影响及对策·····		徐国炬(204)
《素问·热论》、《风论》探蕴——《黄帝内经》鼠疫疑似资料剖析·····		符友丰(204)
王叔和编次《伤寒论》质疑·····		陈道纯(205)
古人名字在文献研究中的价值·····		应小雄(205)
《伤寒论》研究刍议·····		韩振贵(206)
《幼科全言》疳积的治疗经验临床运用一得·····		胡法有(206)
对“其来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的浅见·····	张云峰	王彩云(206)
谈《伤寒论》认识三点·····		唐兆年(208)
《中药研究文献摘要(1962—1974)》评介·····		彭英才(209)
脑与脑病的中医文献研究·····		黄信初(209)
“知犯何逆”质疑·····	何 众	李小军(210)
古籍版本名词术语简介·····		汤学良(211)
论《中藏经》与《周易》学术源流关系·····		夏克平(212)
读经识厥·····	乔金梅	鲁为全(213)
见脾之为病当先若何?·····		李承宗(214)

历代笔记医学资料补谈一二	徐善元(215)
张景岳与他的《妇人规》	罗宏 罗锡万(216)
《洞天奥旨》及陈士铎的外科学术思想	朱东晨 廖谨渝(216)
中医药文献的方法学研究	柳典辉(217)
学习研究中医文献,提高学术水平	董胡兴(218)
浅议《内经》的阴阳学说	郑瑞芹(219)
辨析《生气通天论》有关原文	马安荣(220)
《鸡峰普济方》作者孙兆考	张宗栋(221)
《内经》志、欲考	滕修胜(223)
古医籍中男女生殖器官称谓、解剖及脏象探讨	翟书正(224)
从《伤寒杂病论》看张仲景的治法	柏红阳(225)
《黄帝内经》的“营气”与血液循环理论	黄永和(225)
谈欧阳修所患之“暴利”	张耀煌(226)
试谈《易经》与《内经》	朱承锦 刘厚德(227)
《医古文》教学及研究	
《医古文》六版教材数注异趣	鲍晓东(227)
古医籍介词“以”和连词“以”的用法及鉴别	何丽春(229)
第六版《医古文》注释琐议	陈增岳(233)
浅析《素问》中的骈偶句及成因	赵桂馨(235)
词义的时代性与古医籍鉴定	林楠(238)
医古文知识在研究《内经》中的作用	傅海燕(240)
“夫子之为方也”辨析	盛良(241)
医古文教学特点谈	何敏(242)
《黄帝内经》误字析例	许学东(244)
医古文教学十法	杨柳(246)
中医院校对外医古文教学浅谈	李怀之(248)
我们希望的《医古文》	戴特晖(249)
留学生与古医籍之间的桥梁——《医古文》	刘锐春(250)
易、彊、易新释	李从明(252)
医古文常用词语管窥	孙之卓(253)
学习《医古文》五要素	张应兴(254)
关于医古文教材及教学的几点看法	沈烈行 房广星(255)
《黄帝内经》韵校三则	秦龙腾(255)
关于《玉龙歌》的音韵探讨	陈国代(256)
杂谈医药文人及医古文	张文贵 穆淑荣(257)
浅谈临床医生如何学习医古文	张玉美 谢华(257)
《伤寒论》六经提纲条文语法分析与语评	李秉章 康广平(258)
《医古文》教材应把新旧字形对照列为附录	乔健(258)
《说文解字》中古文、籀文、篆文、秦汉杂体文探讨	王尽忠(259)
“眇”字文献探源	王健华(261)

医经训诂一则	蒋秀生(261)
说《汉书·苏武传》中的“蹈”字	陈永良(262)

中医药文化研究

历代“人与天地相参”观点承传	张玉萍(263)
人天观与中医学	烟建华 苏晶(264)
气文化与中医学	陈达理(267)
东方文化与中医学的理论真谛	傅景华 徐岩春(269)
中国古代的医、政相通及其文化心理	李戎(276)
中医药的文化特色及其发展对策	向群 万幸(280)
中国隐文化与中国医学	陈永萍(284)
长寿和不死思想与中医学	殷平善(285)
人身何处是“太极”	何少初(288)
浅谈华夏文化与方剂命名	张嘉麟(291)
论先秦文化在中医学术体系成型中的作用	陈熠(292)
古人的多元智慧与养生学	张丽君(295)
由中医药文化性引发的一点思考	房广星 沈烈行(296)
先秦时期浙江医药文化史	朱德明(297)
浅述我国传统医药文化的历史和意义	刘尽德 宋占文(300)
试论《内经》意与象的美学意蕴	宋连香(301)
宁波(浙东)历代医家对祖国医学发展的贡献	张子久(302)
儒、医浅谈——“礼”和“中(庸)”与中医学	刘明德(304)
中医药与传统文化	赵连邦 金荣喈 金晓军(305)
浅谈古代医家的知识结构及道德修养	李玉柱(306)
道家学说对《黄帝内经》一书的影响	宿享禄 刘建民(306)
从柳少逸中医文化学思想谈中医学的发展	谭维勇(308)
浅谈医与巫	范昕(309)
一枝独秀的清代中医科普戏剧	
——关于《蒲松龄集·草木传》、《群英会》及其它	贾治中 杨燕飞(311)
林则徐与中医药戒毒	黄国泰 甘乃觉(313)
略谈蝉的药用及食用	毛伟松(314)
略谈商相伊尹和中药汤剂	何广宏 王玉娟(314)
从《本草纲目》、《红楼梦》、《西游记》浅析医学与文学的关系	陈福安(315)

医家、医论、医术及其它

张景岳论治阳萎析评	王立(316)
缅怀近代名医施今墨先生	张秀琴(318)
赵献可的命门太极观	朱荣华(321)
李斯帙学术思想初探	李继珊(322)
李东垣用药特色初探	赵晓芳(324)
王清任气血理论和临床实践	金荣喈 张其祥 金晓军(325)
张锡纯论癫狂特色辨析	解全盼(325)

李时珍与诗歌·····	郭洪图(326)
汪石山对温病学的贡献·····	付佑宝 侯书伟(327)
喻嘉言学术思想评析·····	贾太谊(328)
吴有性对传染病学贡献·····	李心甫(330)
医圣张仲景生平述略·····	董延龄(330)
叶天士医学思想的研究·····	王 军 刘雪平(333)
浅析叶天士诊治温热病的特点·····	李 忠(333)
论名医巢元方的学术经验·····	崔振国 南红梅 张凤瑞,等(334)
傅山的医学成就和文学思想·····	谢巧珍(336)
论陶弘景的师承治学及学术经验·····	张凤瑞 南红梅 南 征,等(338)
试论晋唐时期眼外科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	张东林(339)
消渴与糖尿病关系的再认识·····	顾植山(340)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整理和疗效验证研究·····	黄瑾明(341)
加味抵当汤治疗急性脑梗塞的临床观察·····	姚 政 陈 眉 张实辉,等(342)
小儿肾病症候群之诊断及传统中医疗法之研究·····	詹镇远(344)
如意金黄散与接骨散在促进骨折愈合过程中的生化研究·····	黄蕙茱 游智胜(344)
养心口服液治疗心律失常 107 例 临床疗效观察和实验研究·····	纪秀兰 郭 红 张志尧,等(346)
清泻膀胱法在治疗急性肾炎中的运用·····	刘士敬 朱 倩(347)
蓟茅地黄汤治疗肾炎 119 例疗效观察·····	白玉宏 张 宇 顾和平,等(347)
浅谈乳腺增生症临床经验体会·····	白世长 郭顺兴(348)
急、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中医治疗·····	容惠芳(349)
贲门痉挛论治·····	张义鸿(350)
“中风药帽”临床研究·····	赵文远 张国敏 丁素珍,等(350)
穴位植入疗法治疗慢支与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培智 李宏哲 杨 铭(351)
近年来针灸治疗银屑病进展·····	闵学进(352)
略谈中西药合用中的配伍禁忌·····	张 萍(354)
浅谈中医药学理论与老年人合理使用西药·····	闵 睿(355)
治愈以吞咽困难为主之中风一例·····	孙玉奥 何玉芝(356)
略论专病通治方·····	陶晓华(356)
辨证论治刍议·····	史亦谦(360)
谈辨证论治的局限性·····	肖南星(361)
人体的生命构造象天法地·····	韦经才 韦佳坤(363)
揭开人体经络生成之迷·····	韦经才 韦佳坤(364)
中医阴阳考·····	董草原 莫春劲(365)
中医五行考·····	董草原 莫春劲(366)
浅谈《抱朴子》延年益寿说·····	何绪良(368)
阴阳运行与人体杂谈·····	张 慧(368)
《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初探·····	张 玲(370)
浅谈《中医儿科学》的方药特色·····	舒灯红(370)

试论防病与摄生.....	王淑玲(371)
论三焦的实质.....	王家明 刘 澄 单丽华(372)
胰是奇恒之腑.....	王家明 陈 松 王改珍(373)
《老子》与中医未病观.....	王化猛(374)
从“中风”之古今谈重温《内经》的必要性.....	徐木林(376)
中医药文献的开发和利用——对“痹”分类初探.....	王秋琴(376)
论脑主神明.....	杨凤莲(377)
气功的健身与康复机理初探.....	张尚栋(379)
《内经》及明清以前医家痿病学术思想初探.....	吴福宁 胡锡平 杨志刚(380)
老年人心理异常的中医理论浅述.....	蒋丽霞 洪醒华 王小莎(380)
两手脉法简介.....	郭约翰(382)
《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应用示例.....	张崇亮(384)
气机理论及其在临床中的意义.....	张五洲(385)
“治未病”说探源.....	胡永信 赵法新(385)
中医历代方书剂量考释.....	周春潮 赵法新(386)
论建安医学.....	史文海 陈丽华(388)
中药十八反初探.....	刘树忠(391)
略论汇通学派对现代中西医研究方法论的影响	韩燕青 李玉娥 张克运,等(392)
万病从肝论治.....	朱家鹏(394)

黑城出土的两种《孙真人千金方》残书

马继兴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北京 100700)

1 引言

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广大西部疆域里,自古以来地下即蕴藏着极为丰盈的文化宝藏遗存,从而吸引着国内外的一些猎奇探险者的涉足。早在上世纪末以后即分别有英、法、俄、日、德等国的探险者及探险队专程来此进行挖掘搜罗。其足迹所至,遍及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及四川等地,并获得及携走大批文物。在本文中主要论述与考察的就是其中一种与医学有关的黑城一地出土的两种《孙真人千金方》古医籍残书。

黑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的额济纳旗附近,为公元 11~13 世纪的西夏建国时(1038~1227 年)的故城。当地又称为卡拉浩特,或黑水城。其地理位置相当于北纬 41 度 45 分 40 秒及东经 101 度 5 分 14.85 秒之间⁽¹⁾。由于该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范围,故自 15 世纪以后该城市已全被流沙淹没。

下面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两种残书的出土内容特点,保存收藏及发表情况,并进一步探讨它们的时代问题。

2 英藏《孙真人千金方》碎片

2.1 英藏本的内容特征及发表情况:此系一块《孙真人千金方》木版刻印本的纸叶碎片,出土于中国的西北边陲古城堡黑城。此碎片原大为:高 9.0 厘米,宽 7.0 厘米。其上侧及左侧边缘均已缺损不存,仅在其左侧下面边界残留一小段木版墨印的粗单边栏线,长约 1.5 厘米。在其右侧上部边界残留一段长约 5 厘米的木版墨印双边栏线,此栏线内为细线,外为粗线。由此可知这一碎片的原来位置正好相当于一叶木板书籍的右下角部分。在整个碎片中仍可见到有 7 行半的残断文字及各个行之间的整齐行线。行线中刻印的文字均正楷端重,古劲敦厚。其中所能辨识出的单行大字有 49 字,双行小字有 8 字。全部共 57 字,原文如下:

“☒ 陰弦即胸痹而痛所☒

☒ 胸痹心痛者以其☒

☒ 也胸痹喘息之病欬唾背(按,此下残留“痛”字上半部。)☒

☒ 薑(按,此字残留下半部)湯主之

☒ (半斤) 生薑(肆兩) 枳殼(貳兩)

☒ (按,此處殘留“服”字下部)一升日三

☒ 噎膈(按,此字下部殘,應為“塞”字) 如癢喉中澀燥

☒ (叁☐) ☐☐ (半☐)”⁽²⁾(參見圖版 1)

这一木刻本书籍碎片原是在 1917 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氏(Sir. A. Stein)率领其第三次中亚探险队在中国大西北的塔里木河盆地及犏水、伊兰等地探险时于黑城的城堡废墟中发现的。斯氏在该次探险中所获的中国古文献遗物甚多,其后均相继由英国伦敦博物馆(原称:大英博物馆)及英国图书馆(以下简称“英藏本”)收藏,其编号共 1900 件,而这一木刻碎片也在其中。

惟斯氏在其生前尚未及从事这批文献的研究而歿。继由法国学者马斯伯乐(H. Maspero)

进行了整理并撰成《斯坦因在中亚第三次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一书于1953年伦敦出版。书中将该碎片(编号为NO. 478)的录文收入。并记述了其出土地点黑城,而将其列入辽代⁽³⁾。这也是该碎片的首次公开发表。但马斯伯乐此书未能将其照片图影附入,且其中个别录文有误⁽⁴⁾。

1964年日本学者三木荣在《西域出土医药关系文献总合解说目录》一文中也据马斯伯乐所记的该碎片录文予以节录。在该文中三木氏怀疑该碎片系“元代”的“印本册子”,但未提出任何依据。其标题则称之为“医方书”三字⁽⁵⁾。由于三木氏未见到实物与照片,故转载的录文也有同样失误之处。

1981年在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中首次将收藏在英国的这一碎片图影收入编号为“斯·碎片·079”的图版中,作为该叶影印的若干碎片之一⁽⁶⁾。但在其说明文中仅记有“医书”二字,既未作任何书名及介绍,且该残片系原大的缩小摄影,在该叶中所占的位置仅2厘米见方,清晰度也稍差。

1987年在小曾户洋的《黑城出土马斯伯乐文书NO. 478》一文⁽⁷⁾中将此木刻碎片的录文与宋校本的《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三,胸痹第七作了对照,认为碎片上文字均可在宋校本的该篇之首见到。所异的只是碎片文字集中在一起,而宋校本则分散在前后不相联接的二处。同时小曾户氏又将该碎片与保存在静嘉堂的未经宋改的《孙真人千金方》的同卷核校时,则碎片的行格形象与绝大部分残存文字虽与静嘉堂本相符。但碎片所记的药物分量均用繁写汉字数字(即壹、貳、叁、肆……)与静嘉堂本全用简写汉字数字(即一、二、三、四……)者有所不同,这说明碎片的原书与静嘉堂本乃是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惟该文中所据的图版系取自《敦煌宝藏》中的缩印件,有欠明了。

本人最初曾在《敦煌宝藏》中看到该碎片的图影时,原以为系敦煌石室遗物之一,其后拜读了上记三木荣、小曾户洋诸先生论文及马斯伯乐的著作,始知其非出自敦煌,而是出自黑城。经过本人反复认真核查,进一步证明小曾户洋提出的该碎片系另一种《孙真人千金方》版本的主张是很正确的。

现就将该碎片和静嘉堂本相对应的图影部分一并对照如下(参见图版2)。

2.2 英藏本中的《伤寒杂病论》古本佚文:英藏本的《孙真人千金方》碎片虽然只有很少的57字,但如将其周围缺失的部分用日藏本同一卷篇的文字补齐后共有180字,属于4个完整的条文(其中包括两个医方)。如果再将这4个条文与传世收载张仲景佚文的《金匱要略方论》⁽⁸⁾、《脉经》⁽⁹⁾和《外台秘要方》⁽¹⁰⁾等书相对照,其内容基本相同。足征英、日藏本的这一部分内容全系《伤寒杂病论》古传本的佚文。现在就将该碎片补缺后的4条原文依次列出,并附加校勘说明以供参考。

第1条:“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与不及,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故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按,此条原文在《金匱》、《脉经》、《外台》及宋校本均大同。惟“师曰”二字宋校本作“论曰”。《金匱》脱“与”字。日藏本脱“取”字,今据各本补入。又,“责其”二字日藏本讹“责甚。”

第2条:“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按,此条在《金匱》、《脉经》、《外台》及宋校本均全同。惟日藏本“无”讹“元”字,而英藏本全亡失。

第3条及第1方:“胸痹喘息之病,唾,背痛,短气,其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栝蒌汤主之。

栝蒌子(一枚) 薤白(一斤) 半夏(半斤) 生薑(四两) 枳壳(二两)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服一升,日三。”

按:《外台》在此条之首尚冠有出处书名“《仲景伤寒论》”五字。“胸痹喘息之病欬唾背病”十字,《金匱》、《脉经》、《外台》及宋校本均作“胸痹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十字。“其脉”二字,《金匱》及《脉经》均作“寸口”;而《外台》及宋校本均作“寸脉”。“数”字后《脉经》及《外台》均多“者”字。“汤”字后宋校本多“方”字。两“栝”字英藏本均讹作“括”。“栝蒌汤主之”以下的处方文与宋校本大同(惟“水一斗”宋校本作“呷咀,以白截浆一斗”)。但《金匱》、《脉经》及《外台》三书的医方名则为“栝蒌薤白白酒汤”,此方在《金匱》的原文即:“栝蒌实(一枚,捣),薤白(半升),白酒(七升)。右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温再服。”(《脉经》有条文,无处方。《外台》与此大同)。又据陈延之《小品方》^[11]则称为“栝蒌子汤”,其原文是:“栝蒌子(一枚),枳实(三两),半夏(四两,洗),薤白(三斤)。凡四物,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分四服,日三夜一。”

第4条及第2方:“胸痹方。胸痹之候,胸中怫郁如痛,噎塞习习如痒,喉中涩燥,唾沫是也。橘皮(一斤),枳实(三两),生薑(半斤)。右三味,以水五斗,煮取二升,分再服。”

按,宋校本无“胸痹方”三字。“是也”作“宜此方”,“三两”作“四枚”。《金匱》的处方文与此大同,且有方名“橘枳汤方”,又无专条主治文“分”后有“温”字。《外台》在此方之前冠有出处书名“仲景《伤寒论》”五字。方名为“橘皮枳实汤”。其主治文与本条大同,而药物分量稍异。而日藏本“塞”讹“寒”字,“沫”讹“服”字。此外,《小品方》则称为“橘皮汤”,主治文与处方。

2.3 对于英藏本刊年几种意见:英藏本《孙真人千金方》残纸原书的刊刻时代据马斯伯乐认为系辽代(907—1125年)刻本,但未说明任何根据和理由。

对英藏本刊年的第二种意见是:三木荣氏在介绍此残版时怀疑是“元代之物”^[12],也未说明理由。

第三种意见是小曾户洋提出的。他认为此残版的原刊本很可能是“元初顷刊本”^[13],而这种刊本是根据静嘉堂本(即日藏本)的翻刻本(指再版)。故小曾户氏又称之为“复宋未宋改元刻本”^[14]。

小曾户洋氏的理由是:“医方书中处方药用量的度量衡数字写法在宋版书中用一、二、三、四、……的普通汉数字。而在元版中则多用壹、貳、叁、肆……的繁体汉数字”^[15]。根据这种标准,英藏本中所记所药量(即“生姜肆两,枳壳贰两”等)均繁写数字,故应为元初顷刊本。

2.4 有关繁、简写汉文数字与刊本年代关系的考察:为了查证确定英藏本刊行年代是否确实与药物分两的繁、简写汉文数字有直接关系,著者作了进一步考察。考察结果认为上述这种主张繁、简汉字与刊年有关的说法(即第三种意见),其理由根据尚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通过本人对宋、金、元版医书实物的抽样调查,北宋版医书仅存的像史堪《史载之方》^[16]一书药物分两均为简写数字。但其他大量的北宋刊本医书均未能保存下来,无法查证。

现尚存世的南宋版医书中记述药物分两数字的写法并不尽一致。据本人调查的结果是:

(1)只用一、二、三、四……简写数字者有: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17],南宋本《太平圣惠方》^[18],南宋本《外台秘要方》及南宋本李杲《伤寒要旨方论》^[19]等。

(2)只用壹、貳、叁、肆……繁写数字者有:南宋本王元福《新大成医方》,南宋本朱佐《类编朱氏集验医方》^[20],南宋刊五卷本《增广校正和剂局方》,南宋本魏岷《魏氏家藏方》^[21],南宋本郭坦《新编近时十便良方》^[22]及南宋本张锐《鸡峰普济方》^[23]等。

(3)在同一医书的不同处方中兼用简、繁数字者有:南宋本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南宋本《类证普济本事方后集》^[24],南宋本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南宋本朱肱《重校正活人书》^[25],及南宋本严用和《严氏济生方》^[26]等。

现尚存世的元医书中只用简写数字者有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手书的《华氏中藏经》^[27],兼用

简、繁数字者有元版的《御药院方》。

现存尚世的金版医书中只用简写数字者有《儒门事亲》⁽²⁸⁾及《本草集方》⁽²⁹⁾。

因此,从以上的北宋、南宋、元、金的各种版本中很难得出药物分量简、繁数字写法的规律,且这些时期保存下来的医书刊本数量不多,例证过少。故尚无法利用繁、简数字来确定版本时代。

其二,从古代的各种文书中使用繁写数字(壹、貳、叁……)的历史来看,早在北宋以前的唐代就已相当普遍。正如清人顾炎武氏所说:“凡数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684—705年)所改”。又:“《旧唐书·睿宗纪》:‘先天二年(713年)癸巳,诏:制表状、书奏、牋牌年月等数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是知前此皆借壹、貳等字矣。不知其始于何时也”⁽³⁰⁾。

按,本人从唐代字书的《五经文字》⁽³¹⁾(776年撰)中看到在该各部首所记的字数,均不用简写数字,而系书作:壹、貳、叁、肆、伍、陆、柒(不用“柒”)、捌、玖、拾。

复据南宋人程大昌氏《演繁露》一书指出:“古书一为弌,二为弌,三为弌。盖以弌为母,而一、二、三随数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单书一画为一,单书二画为二,三画为三起自何时。今官府文书凡其记数皆取同声而点画多者改用之。于是壹、貳、叁、肆之类,本皆非数,直是取同声之字,借以为用,贵点画多,不可改换为奸耳”⁽³²⁾。

可见繁写数字的应用唐人已早开其先河,迄至北宋时期,当然也不能排除在外。

其三,小曾户洋氏用作对照药物分量数字所举出的对照例证是取材于日藏本卷十三第14叶前面与藏本互比结果,前者为简写数字而后者为繁写数字。但是经本人进一步查阅了日藏本《孙真人千金方》尚存的20卷⁽³³⁾中在各条处方药物分两的数字写法方面,不仅有简写数字,同样也有繁写数字。兹举下面一例:

在卷3(“产后妇人中”)所记药物分量多用繁写数字,可见到壹、貳、叁、肆、伍、陆、柒、捌、玖、拾等,但此卷的药物分量也间用简写数一、二、三……等。甚至在同一条处方中不同药物分两所用数字简、繁互见。如在此卷的3—15A(3—5)“柴胡汤方”,即既有:“柴胡八两”,“生薑八两”,“牡丹皮三两”,“水一斗”的简写数字。又有“桃仁伍拾个”,“当归、黄芩芍药各叁两”,“吴茱萸貳升”的繁写数字(参见图版3)。

而类似上面这种例子,除了卷3以外,该刊本全书其他各卷都可以普遍见到,这里就不再逐一枚举。在此还要指出的是在日藏本药物分两的汉字写法中还掺杂了某些古俗简字和个别错别字。前者如:

将“壹”写作“𠄎”——见13—19B12。

将“貳”写作“𠄎”——见13—19A5。

将“叁”写作“登”——见13—15A(4、9、14)。

后者如:将“四”讹作“𠄎”——见13—13A5之类均是。

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日藏本的《千金方》作为北宋民间医方书的刻本,在其所用字形方面缺乏严格的规范标准。同时也不难看出单纯利用繁体及简体的汉文数字是无法作为判定刊本年代的指标的。

2.5 本人对英藏本刊年的意见:根据英藏本《孙真人千金方》残版的内容及有关资料,兹先对其刊刻地区及刊刻年代的可能性问题作以下的讨论分析:

(1)已知英藏本与日藏本并非同一版本。又知日藏本为此书的初刊本。故英藏本的刊年必在日藏本之后,而为其仿刻的重刊本。

(2)《千金方》一书自1066年北宋政府校刊颁行后,包括以后的整个南宋时期(1127~1279

年),在宋朝国内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将未经校定的民间刊本重新再版。故英藏本刊刻的地点不可能是北宋或南宋刊本。

(3)在排除了英藏本为11~13世纪间的北宋与南宋本后,在当时的北中国先后尚有辽国、西夏及金国三个国家。先从英藏本是否为西夏(1032~1227年)版本的可能性来分析。英藏本虽是西夏的重要城市,但西夏自建国后为了和宋朝政府分庭抗礼,创立了本国的西夏文字,并以西夏文撰写或翻译了大量典籍。仅在黑水一地由俄人发掘出的西夏文书籍就有400余种之多⁽³⁴⁾。正是在西夏文普遍使用的情况下,西夏人重新翻刻民间出版汉文《千金方》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4)再从英藏本是否为金版的可能性来考察。金国虽也曾制定了本国文字,即女贞文。但从金人所刊印的多方面大量书籍均以汉文为主。既知金版汉文医书就有数十种,达数百卷之多⁽³⁵⁾。同时金国位于南宋以北,与南宋所处的时代也先后相近。在宋朝官刊《千金方》广泛流传的情况下,重刊《孙真人千金方》的可能性也是不大的。

(5)关于有人主张英藏本的刊年为元版的问题。考元朝时期晚于南宋与金国之后,相当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期。但从俄、英两国在黑城发掘的古籍时代来看,可以考出的古籍最晚时代下限均在13世纪初期⁽³⁶⁾以前。故英藏本也绝不属于元本之列。

(6)最后需要考察的是辽版与英藏本的关系。辽国原名契丹国,始建于907年。于947年改国号为辽。亡于1125年,存在时间与北宋同期。辽国虽也曾创制有本国的契丹文字,但始终未能得到普遍使用,而仍以汉文为主。辽版镌刻的各类汉文书籍甚多⁽³⁷⁾,同时也刊印有辽版的汉文医书。既知的可举出1101年左右刻本的《肘后方》一书⁽³⁸⁾。因此本人估计英藏本最大的可能性当为辽版。其刊行年代约在11世纪至12世纪初。

3 俄藏《孙真人千金方》残叶

3.1 俄藏本的内容特征及发表情况:在俄罗斯列宁格勒的赫尔米达什(Ermitage)博物馆(附属前苏维埃科学院亚洲研究所)也收藏有在中国黑城出土的一种《孙真人千金方》木版刻印本的残叶(以下简称为“俄藏本”)。

这种残叶既知只有6叶,相当该书(原书共30卷)卷十三的第20—24叶,也即该卷“头面风(病)第八”一篇的最后五叶;和卷十四的第1叶,也即该卷“小肠府脉论第一”一篇的首叶(包括卷首子目)。这6叶残纸原文的起始部分即:

“杏仁膏,主上气,头面风,头痛,胸中气满,赍肠气,上下往来,心下……”。

6叶残纸原文的终止部分即:

“……在心之包络,包络者,心主之脉也。故(按,俄人在简介此残纸时误释作“胡”字)少阴无俞也。黄帝问曰:少”(参见图版4)。

此残叶的原刻印版本形制为:蝴蝶装。版框为上下单边,左右双边。每叶高20厘米,宽32厘米。每半叶14行,行23—25字。书口上方记有书名略称:《千金方》(或《千金》)及卷数,下方记有该卷叶数。纸叶外观呈黄白色,其厚度约为0.06—0.47毫米。

俄藏本的这6叶残纸最早是在1907—1908年间由俄国的克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发现的。当时,他率领着由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一支蒙古、四川探险队,在中国大西北部地区探险。残纸的出土地点是在黑城以北一座西夏时期(1032—1227年)的佛塔里。该佛塔内藏有大批用汉文或西夏文字手写或刻印的古文献。其数量据现有编目已有8465件之多,而《孙真人千金方》残叶即其中的一种。但克兹洛夫所发掘这批文献携归俄国后并未及时进行处理。

直到1984年始由俄国的米施可夫(Л. Н. Меншиков)将克兹洛夫发掘的部分文书整理编

写了《黑城出土汉文文献目录提要(据克兹洛夫)》一书于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中共介绍了357件汉文古文献资料的简要内容,其中第303件文献⁽³⁹⁾即此《孙真人千金方》残纸。与此同时在该书卷首还影印了该残纸的卷14首叶图影。这也是俄藏本消息的正式公开发表。

从米施可夫书中影印的1叶图影来看,在该叶木版的上框脱失,上框直下各行的第一字均缺上半部。而其后半叶左下角各行文字有重叠遮盖痕迹,可知该纸叶曾受过压挤而臻反折所致。但整叶木版文字基本均清晰完整。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米施洛夫所介绍的有关资料进一步将该本的某些内容与日藏本《孙真人千金方》加以比较。

首先,俄藏本与日藏本完全相同之处主要是:二者的书名全同,而且在卷次、篇目、版式、行格、各行文字排列顺序、字体大小等方面二者均全一致。在所用讳字方面也均相同(如卷十四首叶的“驚”字二本均缺笔,而“眩”、“坚”字均不避讳)(参见图版5)。

其次,俄藏本与日藏本相异之处主要是在一些字形方面。如果仍以卷14首叶比较,在同一字的字形差异较明显的如该叶前面第5行的“第”字,第6行的“心”字及“所”字,第13行的“俱”字,该叶后面第3行的“寒寒(後一字系重文号)”,第8行的“胸”字,第9行的“所”字……等均是。

如果再将两种《孙真人千金方》和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照时,则可看出俄、日藏本全同的内容,但却与宋校本有很大差异。举例如下:

孙真人本卷十四,首叶第8~9行有“肠胃之中”四字,宋校本作“小肠者”三字。

同叶第9行“其一斗二升是水,一斗二升是谷”十三字孙真人本作双行小字。宋校本作单行大字。第13行在“扁鹊云”之后,“小肠绝……”一段孙真人本排在“手少阴与太阳为表里……”一段之前,而宋校本则恰与之相反。

同叶第21行两种孙真人本的“系”与“络”字,宋校本作“系”和“络”字。“小肠痛”宋校本作“少腹痛”三字。“後耳前热”宋校本作“复前热”。“若寒甚若”宋校本无“若”字。“若脉陷此是其候也”宋本作:“若脉滑者,此其候也。”

由此可见,通过上述对比,完全可以清楚地表明俄藏和日藏本虽然具有非常密切的直接承袭关系,但并非同一版本。

关于俄藏本的年代问题,米施洛夫虽然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即:“13世纪中叶,金版。”但却没有提供任何有关这一版本时代的根据。

此外,由于米施可夫并未见到日藏本《孙真人千金方》,和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故将俄藏本《孙真人千金方》与“道藏”本《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按,此本共93卷。1926年商务印书馆有其影印本)中的“心脏,头面风第八”与“小肠府论”卷首部分作了对比,认为二者的内容有很大区别。实际上这种《道藏》本是宋校本的同一体系的衍化本,因而这种区别也正是《孙真人千金方》与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的差别所在。

1988年李继昌在《列宁格勒藏孙真人千金方残卷考索》一文⁽⁴⁰⁾中将米施洛夫书中对俄藏本《孙真人千金方》的简介作了转述和就该书卷14首叶的图影和宋校本作了对比。但李氏并未看到俄藏本的原物,也未提到日藏本。

1989年小曾户洋在《千金方书诀概说》一文⁽⁴¹⁾中援引据李继昌文提到《孙真人千金方》尚存有俄藏本一种。但小曾户在该文中尚未见到米施洛夫原书与俄藏本实物。

本人在荣新江教授的协助下虽获见了米施可夫的上述一书,但尚未能见到《孙真人千金方》俄藏本的实物或其全部图影,希望今后能获得这种机遇,作进一步的考察。

3.2 对于俄藏本刊年的几种意见:俄藏本的《孙真人千金方》的刊刻年代在米施可夫的书书中认为系“13世纪中叶”的“金版”^{〔42〕}。

在李继昌氏的论文中认为系西夏重刊本,其说即:“黑城本(指俄藏本)虽不能肯定其具体年代,但从黑城出土的全部文献的刊印年代看,它亦应是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初的印本。或许是夏人仍以林亿等校正该书之前的某版《千金方》为蓝本的坊刻本”^{〔43〕}。

在小曾户洋氏的论文中则认为系“南宋末至元初,相当十三世纪中、后期的版本”^{〔44〕}。

3.3 本人对俄藏本刊年的意见:关于俄藏本《孙真人千金方》残叶刊刻年代的考察,可以先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俄藏本是在1907—1908年被发现的,而英藏本是1917年被发现的。二者相隔仅10年时间,发现的地点又同是在黑城废墟中。

(2)已知俄、日、英三种藏本的关系是:日藏本与英藏为同书的不同刊本。而俄藏本与日藏本也是同书的不同刊本。因此俄藏本和英藏本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即或是二者为同一刊本,或是俄藏本为另一种(第三种)复刊本。

(3)通过和日藏本对照,已知英藏本现存的部分为该书卷十三,第14叶,1—8行残文。而俄藏本现存的部分为该书卷十三,第20—24叶及卷十四,第1叶。可见英藏本碎片和俄藏本残叶在《孙真人千金方》一书的位置非常接近。

(4)虽然英藏本和俄藏本没有完全相同的残存叶片,无法作直接对比,但根据上述确定英藏本刊年的同样理由完全适用于俄藏本。同时,俄、英藏本在出土地点相同,残存卷篇非常接近等方面来看,故本人认为英、俄两种藏本不仅应属同一刊本,即均系辽版的重刊本,而且也有很大可能是它们属于同一部书的不同残存部分。至于其刊刻年代当然也与英藏本全同。

4 小结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在中国医学发展历史上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和承前启后的学术著作,故宋代校正医书局的官员在此书后序中赞誉说:“孙真人之为书也……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45〕}。但是自从宋代医官重新将此收校改刊印后,始终以新本取代旧书相延迄今,而原书则早已失传。因此,在黑城出土的两种《孙真人千金方》残书,确实是继十八世纪末清代学者黄丕烈氏首先发现《孙真人千金方》宋刻本残书之后难得的又一次再发现。现在,通过这三种古本的研究与确认,使学者得以在千载之后重睹此书的旧貌,不能不是一件特别值得称道的盛事,从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上来讲,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医学方面的意义:《孙真人千金方》是孙思邈《千金方》早期古传本的一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北宋校定医书局校改《千金方》以前的原书旧貌。故不论在其卷次篇节的编排与内容文字的更易变动等方面都可提供与传世宋校本互校对勘的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与依据。同时由于在《千金方》中曾载了多方面古医药典籍中的佚文,其中广泛地包罗了《汉志》中的医经、经方、房中及神仙四大类古文献资料。特别是重点收录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和陈延之《小品方》二家的内容^{〔46〕},故在辑复及订正唐以前古佚医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价值。

其二,版本学方面的意义:由日、英、俄三国分别收藏的三种《孙真人千金方》分别属于北宋刊本及辽刊本两种早期版本的实物。而宋、辽时代的版本书籍在我国图书版本学的历史上全都是希世珍品。其中不仅辽版医书的传世实物除此之外尚未见到,而且宋版医书实物存世者也寥若晨星,为数极罕。至于有关北宋及辽国私家书坊刊印的医书版本名称及其版本学的特征等更是尚未见诸版本学中的著录。因而这三种遗物本身也更加丰富了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内容。

5 注文

1. 参考向达《斯坦因西域考古记》P. 254—255.
2. 以上原文系据英国图书馆收藏实物所作的释文。
3. 见马斯伯乐《斯坦因在中亚第三次探险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London 1953 P. 197. 该书中将此碎片的编号是 No. 478—KK. I. 0285(b). iv. 但此残片在英国伦敦图书馆的编号是: OR. 8212—731.
4. 马斯伯乐录文中的错误有: 将“噎寒”的“噎”(按, 据出土碎片照片的“噎”字下部缺损)误作“寒”字, 将“習”字后的重文号(应作“習習”)误作“人”字。
5. 见三木荣《西域出土医药关系文献总合解说目录》(1964 年第 47 号《东洋学报》P. 158. 英藏碎片在该文中的编目是: “M(Maspero)478(医方书)印本册子残片”。
6. 见台湾新文丰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宝藏》第 55 册, P. 337 下栏, 碎页 0 七九号全页图版中右上角图影。
7. 见小曾户洋《黑城出土马斯伯乐文书, No. 478》(1987《日本医史学杂志》第 33 卷 2 号 P. 75—82.
8. 见张仲景《金匱要略方论》卷上“胸痹心痛短气第九”(明, 无名氏影宋刊本)。此书系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传本之一, 并经北宋校定医书局重新校定者。
9. 见王叔和《脉经》卷八“平胸痹心痛短气奔豚脉证第十”(明, 无名氏影宋·何大任氏刊本)。
10. 见唐·王焘《外台秘要方》卷十二“胸痹短气方三首”及“胸痹噎塞方二首”(宋刊本)。
11. 见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卷一(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残卷的影印本)。
12. 见三木荣《西域出土医药关系文献总合解说目录》。
13. 见小曾户洋《千金方书志概说》P. 307, 《(千金方研究资料录)》。
14. 见小曾户洋《黑城出土马斯伯乐文书 NO. 478》。
15. 关于在宋元医书刻本中处方药物数字用繁写或简写汉字的问题, 在小曾户洋氏的《千金方书志概说》一文的注 43 还附记了真柳诚的另一种意见(见 P. 38)。因未直接联系英藏本刊年, 故这里不再引述。
16. 此版本现在日本静嘉堂文库。
17. 此版本现在日本佐仓市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
18. 此版本现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19. 此二书版本均存北京图书馆。
20. 此二书版本均存台湾中央图书馆。
21. 此二书版本均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22. 此版本现存北京图书馆。
23. 此版本现存静嘉堂文库。
24. 此二书版本均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25. 此二书版本均存静嘉堂文库。
26. 此版本现存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27. 赵孟頫手书的影写本现存上海市博物馆。
28. 此版本现存静嘉堂文库。
29. 此版本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30. 均见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三“岱岳观造像记(天授二年, 691 年)”条(据《顾亭林先生遗书》本)。
31. 见唐·张参《五经文字》(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 见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十数改用多面字”一文(据《四库全书》本)。
33. 按《孙真人千金方》在清末黄丕烈氏发现时, 仅存 20 卷, 尚缺 10 卷, 所缺 10 卷已为黄氏据元、明刊本配补, 也即日藏本的由来。此处系著者排除所配补的 10 卷后所作的调查统计。
34. 见 1984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夏史论文集》, 黄振华文所提供的据 1963 年苏联戈尔巴切娃等氏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一书。
35. 金国刊刻的各种汉文图书范围和数量都很可观。仅就民间刊刻的《大藏经》(赵城藏)就有七千余卷, 官刊南京版《道藏》也有六千余卷。在医书刻本方面既知者如《政和本草》、《肘后方》、《圣济总录》、《伤寒明理论》、《注解伤寒论》、《新刊补注妇人胎产图经》、《经史证类大全书》、《本草衍义》、《黄帝内经素问》、《素问要旨论》、《儒门事亲》等, 不下数十种, 数百卷。

36. 据克兹洛夫在黑城发掘出土各种文献的时代有文字可考者,最晚为1201年(西夏皇建元年)十一月初五的文书。
37. 辽国用汉文刻印的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不论在种类和数量上均有很大数量。但大都失传。近年出土的辽版汉文书籍如山西应县佛寺木塔内部发现有辽版汉文《大藏经》残卷之类。
38. 见《肘后备急方》卷首的金·杨用道序:“乃得乾统间(1101—1110年)所刊《肘后方》善本,即葛洪所谓皆单行经易,约而易验”。按,杨序撰于1144年,即金·皇统4年。
39. 关于俄藏本残叶版本形制的资料均据自俄国米施可夫《黑城出土汉文文献目录提要》(ОлНса Н ие Кцтанкснц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30ХАРА—ХОТО)198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40. 李继昌文见1988年1—2期合刊的《敦煌学辑刊》P.119(无图影)。
41. 小曾户洋文见1989年オリエント出版社出版的《东洋善本医学丛书》第15册《千金方研究资料集》中。
42. 见米施可夫《黑城出土汉文文献目录提要》(俄文)P.326。
43. 见《敦煌学辑刊》1988年1—2期合刊,李继昌文P.119。
44. 见小曾户洋《千金方志概说》P.31。
45. 见林亿等氏《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
46. 以上的原文见林亿等氏《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粹乎裁孙真人之为书也,既备有《汉志》四种(按,指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医书)之事,又兼载《唐令》二家(按,指张仲景与陈延之之家,此序上文已经指明)之言。”

附记:

本人在撰写本文时引用了日本小曾户洋博士、真柳诚博士提供的论文资料。荣新江教授除提供参考资料外,还特请英国 Prances Wood 博士提供英国残片照片,并蒙英国图书馆同意发表。又得到宁可、宋家钰及邓文宽诸研究员的大力协助,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黄帝内经》及其历代编注、研究类著作简介

余瀛鳌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100700)

《黄帝内经》作为是我国医学“奠基之作”,其学术价值为世所公认。不只是医学界,自然科学史研究者和相关学科亦颇瞩目,对此书所阐论之天文、物候、地理、哲学、辨证法……等内涵,亦有较高的评价。说明中国传统医学在奠基时就注意到“多学科”促进医学的问题。再者,中医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在《内经》时代已取得辉煌的成就。

关于《黄帝内经》的著录,初见于西汉·刘歆所撰之《七略》,《汉书艺文志》亦予载录。《素问》的书名,初见于《伤寒杂病论》,张仲景原序谓:“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灵枢》的书名,在《伤寒杂病论》原序中称之为《九卷》,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则名之为《针经》,另有《九墟》、《九灵》等书名,直至唐代王冰始以《灵枢经》作为通用之书名。

《内经》书名的涵义,明·吴昆在《吴注黄帝内经素问》中谓:“五内阴阳谓之内,万世宗法谓之经。”明·张介宾《类经》谓:“内者,性命之道。”

隋·全元起(有《内经训解》等著作)注解《素问》时云:“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也。方陈性命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问》。”明·马蒔(元台)认为:《素问》相传是“黄帝与岐伯、鬼臾区、伯高、少师、少俞、雷公六臣平素问答之书。”张介宾等《内经》注家亦沿袭此说。

在《内经》注家中,马蒔是《灵枢经》的首注者,其《灵枢注证发微》曾对《灵枢》书名予以诠释。他说:“谓之曰《灵枢》者,正以枢为门户,合辟所系,而灵乃至玄至神之称。”张介宾《类经》